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斷鴻零雁記 第四章

一日薄暮，荒村風雪，蕭蕭徹骨。余與潮兒方自後山負薪以歸。甫入門，見吾乳媪背爐兀坐，手縫舊衲，聞吾等聲氣，即仰首視余曰：「勞哉小子！吾見爾滋慰。爾兩人且歇，待我燃燭出鮮魚熱飯，偕爾晚膳。吾家去湖不遠，魚甚鮮美，價亦不昂，村居勝城市多矣。」余與潮兒即將蓑笠除下，與媪共飯，為況樂甚。少選，飯罷，媪面余言曰：「吾今日見三郎荷薪，心殊未忍。以爾孱軀，今後勿復如是。此粗重工夫，潮兒可為吾助。今吾為爾計，爾須靜聽吾言。吾家花園，在三春佳日，群芳甚盛。今已冬深，明歲春歸時，爾朝攜花出售，日中即為我稍理亭苑可耳。花資雖薄，然吾能為爾積聚。迄二三年後，定能敷爾東歸之費，捨此計無所出。三郎，爾意云何？」

余曰：「善，均如媪言。」

媪續曰：「三郎，爾先在江戶固為公子，出必肥馬輕裘，今茲暫作花傭，亦殊異事。雖然，爾異日東歸，仍為千金之子，誰復呼爾為鬻花郎耶？」

余聽至此，注視吾媪慈顏，一笑如春溫焉。

歲月不居，春序忽至。余自是遵吾乳媪之命，每日凌晨作牧奴裝，攜花出售，每晨只經三四村落。余左手攜花筐，右手持竹竿，頂戴漁父之笠，蓋防人知我為比丘也。躑躅道中，狀殊羞澀，見買花者，女子為最多，次則村嫗耳。計余每日得錢可二三百，如是者彌月矣。

一日，余方獨行前村，天忽陰晦，小雨溟濛，沾余衣袂。

此日為清明前二日，家家部署掃墓之事，故沿道無人，但有雨聲清瀝愁人而已。余紆道徐行，至一屋角細柳之下枯立小憩，忽睹前垣碧紗窗內，有女郎新裝臨眺，容華絕代，而玉顏帶肅，湧現殷憂之兆。迨余旁睇，瞬然已杳。俄而雨止，天朗氣清，新綠照眼。余方欲行，前屋側扉已啟，又見一女子匆遽出而禮余，囁嚅言曰：「怒奴失禮。請問若從何方至此，為誰氏子？以若年華，奚至業是？若豈不識韶光一逝，悔無及耶？請詳答我。」

余聆其言，心念彼女慧甚，無村豎態，但奚為盤問，一若算命先生也者？殆故探吾行止，抑有他因耶？余惟僵立，心殊弗釋，亦莫審所以為對。

良久，彼女復曰：「吾之所以唐突者，乃受吾家女公子命，囑必如是探問。吾女公子情性幽靜無倫，未嘗共生人言語，顧今如此者，蓋聽若賣花聲裡，含酸哽餘音。今晨女公子且見若於窗外，即審若身世，固非荒涼。若得毋怪我語無倫次？若非『河合』其姓，『三郎』其名者耶？」

余驟聞是言，愕極欲奔，繼思彼輩殆非為害於余，即漫聲應之曰：「誠然。余亟於東歸尋母，不得不業此耳。尚望子勿泄於人，則余受恩不淺矣。」

女重禮余，言曰：「謹受教。先生且自珍重。明晨請再蒞此，待我復命女公子也。」

余自是心緒潮湧，遂怏怏以歸。